

常去国外旅行,出发前总要盘算在异域的衣食住行,唯独语言交流不用费心,因为不懂英语,不需要精确,随意表达,大胆容错。机场里寻找“check-in”办理值机,买东西询问“How much”,然后由计算器讨价还价;记住几个常用单词,连“万能句子”都不需要,遑论语法。当然也会闹乌龙、出洋相,但一笑而过,彼此理解就行。或许错误叠加,弄假成真,回想当年华人的一句寒暄语“Long time no see (好久不见)”,如今已然在美国成了通用语。

生活往往与不精确结伴同行,算无遗策、毫发不爽的只能是计算机。人们在不冷静时、慵懒时或疲惫时,容易犯错;即便精神状态正常,也会鬼差神使、猝不及防地发生舛误。前不久在英国伊斯特本七姐妹岩,相机屏幕上突然跳出“存储卡已满”,我携带的佳能R6上有两张卡,切换时提示需要格式化,误以为是一张新卡,不假思索地点击下去,进度条疾速移动,却将此前十多天拍摄的图像尽数抹去,三千张照片顷刻间化为乌有,懊悔自责,不能自己。回沪后找了专家,经过软件扫描,数据恢复,挽救照片千余张,也是为自己的过失找了一处容错空间。

容错率有时也会严峻地归零,毫无回旋余

## 不求完美 懂得容错

肖振华

地。挑战者号航天飞机,因忽略密封圈低温失效警告,导致固体火箭助推器的热气体泄漏,导致7名宇航员因此遇难。当然除了极端的事例,容错率向我们展示更多的是宽容和友好。大千世界不精确、不完美,差错和谬误也是其中应有之义。司马迁写《史记》,很多内容多赖口耳相传,访故老,录遗闻,采野史。秦楚之际,烽烟蔽日,没有完备档案,讹误不可避免,比如书中张仪连横、苏秦合纵,描述了两入针锋相对的策略交锋,但马王堆汉墓帛书等考古资料证实,苏秦比张仪晚约25年,两人年代错位并无交集。尽管如此,《史记》仍然是史家研究古代历史不可或缺的宝贵文献。

有了算法,即一系列解决问题的清晰指令,或许能大大减少犯错的概率,如做面包,按食谱是250克面粉、3克酵母、30克白糖、1个鸡蛋、110毫升纯牛奶,可以外皮酥脆、内里绵软。但不是非精算不烹饪,如做东坡肉,通常的说法是黄酒少许、冰糖少许、老抽少许,没有量化标准,自然称不上算法,家庭主妇按照经验或习惯去操作,也用不着太多的精确。一些家用电器如洗衣机、电饭煲等,虽然采用精确算法,但因为其普遍存在的

不确定性,通过模糊控制,动态调整优化,使设备保持高效运转。

人们并不因为容错而懈怠,无所作为。古代犹太人靠手抄《圣经》将其代代相传,今天在以色列仍可买到手抄本。计算机复制近百万字文本可以分毫不差,但握笔手抄一遍,大概率错误难免。犹太人发明了一套有效的纠错方法:他们将每个希伯来字母对应一个数字,在抄写过程中和完成后,通过计算特定行、列或整页文字的数值总和进行校验。抄完一页《圣经》后,抄写员会核对这些数值总和是否与原文一致。如果某个位置出现错误,相应的行或列的校验数值就会发生变化,从而帮助发现和定位错误,确保抄写的准确性。

在按部就班的世界里,差错有时会偷偷打开一扇窗。15世纪20年代,威尼斯学徒乔瓦尼误将用于火药的硝石(硝酸钾)当作纯碱倒入熔炉,浑油的绿玻璃竟变得澄澈如泉,透明玻璃由此诞生。如此等等,不一而足。

精确需要花费心思,与差错共舞,也是一门煞费苦心的艺术。意大利设计师制作的“小破箱”就是一例,旅行中行李箱总是容易碰撞破损,没用几次就伤痕累累。设计师针对

为一首诗奔赴一座城,在我的旅行经历中大概是比较别出心裁的一次——这座城是皖南宣城,这首诗是李白的《秋登宣城谢朓北楼》。到达景区,穿过一座三间四柱、题有“北楼远眺”匾额且高大轩昂的牌楼,登上树林茂密的陵阳山,那幢深红基调的重檐歇山顶建筑——谢朓楼,终于映入我的眼帘。

谢朓是南北朝时南齐的著名诗人,开中国古代山水诗的一代新风。公元495年,谢朓出任宣城太守,在陵阳山上构筑高斋作为自己处理郡务、起居休憩之所。史载:谢朓“视事高斋,吟啸自若,而郡亦治”。现存《谢宣城诗集》中三分之一的作品便是他在宣城两年间的创作结晶,诸如“余霞散成绮,澄江静如练”“天际识归舟,云中辨江树”“余雪映青山,寒雾开白日”等名句,既萧疏清远又摇曳多姿,亦可让人想象当时宣城风光的秀美清丽。为纪念谢朓,唐代时重建此楼,因其在郡署之北,称其为北望楼,或叫北楼,又称谢朓楼、谢公楼。

李白曾多次登临谢朓楼,他渴望自己的诗能像仰慕的谢朓那样,拥有清新秀逸的风格。天宝十三年(754年)中秋节后,李白从金陵(今南京)出发来到宣城,写下名篇《秋登宣城谢朓北楼》,宣城的山清水秀、如诗如画尽入笔端,也抒发了他因在长安遭权贵排挤弃官而去、因而更加怀念前贤的孤独之

间做到极限。“小破箱”甫一面世,便成为一种酷炫的潮流。古人曾感叹“堪嗟岁月蹉跎久,却悔尘寰错误多”,而今天,在这个五彩缤纷的世界里,不求完美,懂得容错,或许才是人生旅途中最大的智慧。

情。这首五律,最精彩的是中间两联:“两水夹明镜,双桥落彩。人烟寒橘柚,秋色老梧桐。”两水即宣城的两条主要河流宛溪河、句溪河。它们在城东北相会,绕城合流,故说“夹”,深秋的河水澄澈如镜,令

## 探寻宛溪河

刘蔚

人陶醉。双桥则是建在宛溪河中的上下两桥,上桥凤凰桥,下桥济川桥,它们互相辉映,倒映在清静明净的水中,宛如天上的两条彩虹。这是何等迷人的美景。天宝末年的那次登楼,李白也留下了《宣州谢朓楼饯别校书叔云》,称赞“中间小谢又清发”。“小谢”即谢朓,其同族前辈大诗人谢灵运,人称“大谢”。

看完谢朓楼后,我便去寻访宛溪河与凤凰桥,路不远,十分钟就到。我发现,凤凰桥正对着我中午抵达的宣城高铁站,甚是奇妙。凤凰桥与济川桥始建于隋朝,历代多次毁败重建。凤凰桥初为“联舟为梁,累石架木”结构,明正统年间改建为石桥,1933年,时任宣城县长的周君南又主持改建为五孔木拱桥。可惜好景不长,抗战爆发后便毁于日军炮火。现在的凤凰桥是2006年在原桥址上重建的钢结构水泥大桥,一桥四拱的构思显然有把古凤凰桥、济川桥的意蕴集于一

身的考虑,蓝色的桥拱横跨宛溪河两岸,耀眼夺目,器宇不凡。然而,现代的钢构水泥桥想重现历史古韵实在是难为设计者了,也不现实。更令人失望的是,桥下宛溪河两岸的树木野蛮生长,荒草丛生,满目凄迷。河水虽不至于黑臭,却也是浑浊的。这与“诗仙”的歌咏相比,难免有煞风景。

坐上网约车离开凤凰桥,司机听我对宛溪河发的牢骚,便和气地说,鳌峰公园内的那段宛溪河经过整修,还是不错的。于是我二话不说,立即前往。说来有意思,这座公园也是周君南主政宣城时修建的,相当长的时间内是宣城唯一的一家公园。尽管他当年曾将重建后的凤凰桥命名为南惠桥,多少有些自夸政绩的含意,但毕竟是为这座皖南名城做了几件好事。刚下过一场小雨,傍晚的鳌峰公园景色清幽。我很快便在一大片坡地旁找到了与凤凰桥下的河流截然不同的宛溪河。这是2010年宛溪河相关流域环境治理的成果,河水在这一段清澈澄碧,静静地向前流淌,两岸柳浪成荫,花木茂盛。黄昏时分游人稀少,走在长长的褐色木质步道上,异常舒适;间或鸟儿的几声啼鸣更显周遭景致的幽静,多少接续了李白诗歌的古韵。

古人多美意,今人亦有情,惟其如此,才不负谢太守、李太白对宣城风物的倾心赞美。

走在街道上,常常看到这样的人:他们手夹香烟,边走边吞云吐雾,刺鼻的烟味四处弥漫。我把这样的人称为“行走的烟囱”,他们把公共空间当作私人吸烟室,完全无视周围行人的感受,将二手烟强加给别人。数据显示,二手烟中含有69种致癌物,这些危害并不会因为是在室外就消失。边走边吸烟,折射出的是公共意识的淡薄,他们无视别人的健康,将公共道路视为可以随意污染的空间。这种对公共空间的侵占,实质上是文明素养的缺失。城市文明需要每个人的维护,不做“行走的烟囱”既是对他人的尊重,也是公民责任感的体现。



别做「行走的烟囱」

安闲



湖山正春霁(中国画) 章子敬

县教育局的回应,东门小学有意向接纳。我们是去学校实地参观了解的。东门小学是新建的一所公办小学,绿地、花园、场馆、操场掩映在枝叶扶疏中,女儿说校园环境优美,她至今还有印象,妻子当时更关注的是建筑新颖、校舍洋气、设施一流,特别是功能齐全的专用教室让她耳目一新,连说先进。

## 一杯崇明老白酒

夏明

其时,经过几年打拼,我已在上海立足,将一家小公司经营得有模有样,妻子则在老家的一所小学教书,独自带着女儿……我一直希望早一天将她们接到身边,过上老婆孩子热炕头的生活。眼看着就能调入上海,也许是心情高兴,妻子那天多喝了两杯老白酒,竟然醉了。回程时睡了一路,到浦东家里时脸还是红扑扑的。她说,没有想到米香浓郁、入口绵甜的老白酒会有这么大的后劲。

崇明,有“东海瀛洲”之誉,与上海浦东隔水相望。说起来自浙江的老家近了许多,可往来实在不便——当时长江隧桥还没有

修建,舟车劳顿,一趟行程下来远比到浙江老家耗时还长。考虑再三,最终我们还是放弃了这个难得的机会。但这一趟崇明之行,却如那老白酒的滋味一般,成了我们那段岁月里芳香的记忆,日后也常常谈起。

原本并不怎么会喝酒的妻子慢慢小口地啜饮着崇明老白酒,透着珍惜和幸福的意味,让我心生感慨。妻子说崇明老白酒营养丰富,还能美容养颜,不甜腻也不灼热,清香柔和、温暖体己。我们饮的是酒吗?可以说是,也可以说不是。百年传承的老白酒还在,似水年华,我们年轻时的这段经历却成了回望时的追忆。

将一口酒抿在嘴里,放下杯子,女儿牵着她的小狗到楼下的花园遛弯去了。忆起当年把她抱在怀里,我用筷子蘸着崇明老白酒给她舔过一嘴后,她连声嚷嚷着“还要、还要”的幼稚模样,我就笑了。那时,女儿才5岁。一转眼间她已从圣安德鲁斯大学研究生毕业,并作为人才引进、深深扎根在了大上海这块肥沃的热土上……岁月静好,春山可望。想必她,已然品出了一些不一样的人生滋味。

## 七夕会

磨,一大一小,各有用途,皆摆放在厢房里,偶尔磨一点米粉或豆浆。米粉用于幼儿蒸米浆之用,须新米上市之际,那磨出的新米粉喂婴儿最是妥帖。及至我们都脱离了婴儿期,磨新米粉之事便歇搁。至于磨豆浆之事,自从对门开了家豆浆铺子有了现成热豆浆供应后也基本不用,要浸豆、研磨、滤浆,好生烦琐啊。及至秋后,石磨才有枕戈待旦、摩拳擦掌的状态,那时节街巷里时不时会响起一声声吆喝:“锻磨子啦——”因为石磨用久了会变得迟钝,磨合面的纹路渐次磨灭,磨粉就累且粗糙,这当儿“锻磨子”成为必须,如苏州郊外金山一带盛产优质花岗岩的石匠便是锻磨高手。石匠手段老练,不到一个钟头就能把磨子锻得像模像样,临行还会爽然道:“这磨子利索了,连铁珠也能磨成粉呢。”

这糯米啊,预先都浸过淘过,晾干了的,磨起来并不艰难。只要掌握节奏,一手推磨,一手喂米,就会均匀地磨出粉来。那雪白的粉沿着上片和下片间隙慢慢地析出,在磨槽越堆越多,用柴帚扫入容器。这是磨

干粉,倘若磨水粉,析出的就是浆水来了。现在听到锡剧《双推磨》中的唱句“上片好比龙吞珠,下片好比白浪卷”就觉得非常贴切形象——浸泡过的黄豆舀进上片,宛若吞珠,磨出的豆浆恰似白浪翻卷呢。倘若磨水磨粉,上片吞的是米珠,磨出的米浆也如白浪翻卷。然而那时我家基本不磨水磨粉,那物太过烦琐,要挂着滤水,俗称挂粉,虽滑糯细腻却不好储存,易变酸。隔壁倪家汤团店就发生过挂粉变酸的事儿,受到吃客的嫌弃。干粉则耐储得多,一个年景都要用,年前蒸糕团要用,大年初一搓汤水圆要用,年初头上摊猪油粉衣要用……

记得我等兄弟姐妹操持磨粉得延续几天,大磨小磨同时开工,一片好听的“咕噜”声,还有说笑声,连哥哥背唐诗和外语、弟妹哼童谣的声音也夹杂其中,暖了厢房,暖了窗外凛冽的寒风和飘扬的雪花。

